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7 年 7 月 5 日星期四

下午 3 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婉嫻議員，S.B.S.,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陳鑑林議員，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 G.B.S.,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S.B.S., J.P.

黃宜弘議員， G.B.S.

黃容根議員， S.B.S., J.P.

曾鈺成議員， G.B.S., J.P.

楊孝華議員， S.B.S., J.P.

楊森議員， J.P.

劉千石議員， J.P.

劉江華議員， J.P.

劉皇發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劉健儀議員，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蔡素玉議員， J.P.

鄭家富議員

石禮謙議員， S.B.S., J.P.

李鳳英議員， B.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方剛議員，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英議員，M.H., J.P.

李國麟議員，J.P.

林偉強議員，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梁國雄議員

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湯家驊議員，S.C.

劉秀成議員，S.B.S., J.P.

鄭經翰議員，J.P.

鄭志堅議員

譚香文議員

缺席議員：

霍震霆議員，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馬力議員，G.B.S., J.P.

詹培忠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J.P.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I.D.S.M., J.P.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J.P.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向立法會發言，並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

梁國雄議員：我要抗議，因為特區政府臨時將.....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曾在一次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中，在這個會議廳抗議，我已告訴你這是不符合《議事規則》的。

梁國雄議員：不是，特首要向全香港市民交代。他邀請了一位立法會議員出席回歸典禮，卻突然更改了.....

主席：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很少政府會是這樣的。

主席：你不能這樣做，知道嗎？

梁國雄議員：他要解釋.....

主席：他是不可能在這裏向你解釋的。

梁國雄議員：本會就是向.....

主席：你可以向他提出問題，但不可以抗議。

梁國雄議員：本會是向政府問責的。

主席：梁國雄議員，我最後一次警告你。

梁國雄議員：他用下三流的手段，突然叫一個人.....

主席：如果你再不坐下，我.....

梁國雄議員：他連白紙黑字的東西也沒有.....

主席：如果你再不坐下，我便要請你離開會議廳了。

梁國雄議員：那麼，他有甚麼誠信？

主席：梁國雄議員，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梁國雄議員：他今天在這裏說的話有否誠信呢？他邀請我見胡錦濤主席.....

主席：好了，梁國雄議員，請你離開會議廳。

梁國雄議員：你不用.....我會離開會議廳，但我.....

（梁國雄議員離開了座位，走向行政長官）

主席：你不能這樣走出來。保安人員，攔着他。秘書，不可以讓他這樣走出來的。

（梁國雄議員走近行政長官）

梁國雄議員：這是我給你的信，是有關最低工資的，這是李卓人叫我帶給你的。

（梁國雄議員向行政長官展示一張紙及一根紅蘿蔔，主席及秘書站在行政長官身旁）

主席：秘書，請你帶他離開。梁國雄議員，請你離開。

(兩名保安人員及秘書走近梁國雄議員，請他離開會議廳)

梁國雄議員：你兩年來也不就最低工資立法。

主席：立即請他離開。

(兩名保安人員及秘書請梁國雄議員離開會議廳)

梁國雄議員：你不用那麼勞氣，這是.....

主席：你要守規矩。

梁國雄議員：政府沒有誠信，立法會的議員.....

主席：你要立即離開，立法會議員是沒有特權的。立法會議員也要守規矩。香港是法治之區，立即請他離開。

(梁國雄議員沒有理會主席的勸告，仍不停叫囂)

梁國雄議員：.....政府不守規矩.....

(保安人員想替梁國雄議員收拾物件)

主席：無須替他收拾物件。

梁國雄議員：政府不守規矩便不應被尊重。政府出爾反爾，最低工資.....

(梁國雄議員轉身跟保安人員離開會議廳，但仍不停回頭叫囂)

主席：保安人員，請協助梁國雄議員離開會議廳。

（梁國雄議員離開了會議廳）

主席：不好意思，行政長官。各位議員，我首先想代表各位議員歡迎第三屆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第一次到立法會出席答問會。

現在，行政長官先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女士、各位議員，你們好。今天是第三屆政府開始工作後第一次與各位見面出席答問會，亦是這一屆會期的最後一次行政長官答問會，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機會感謝各位議員在過去1年對我——特別是對特區政府的工作——所作的支持。我很明白政府在議會內，與議會的角色有所不同，我們會繼續為我們推動的政策及法案而爭辯，正因為這樣，我們更須互相尊重，才可令施政暢順。我相信正如兩隊球隊作賽一樣，當球賽完畢隊長吹起哨子時，隊員和領隊均會出來互相握手，以顯示體育精神。我希望能以這樣的心情來完結今天的答問會，那便最好的了。

今天，我想與各位議員分享未來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主題是“走入羣眾”。在新公布的第三屆特區政府問責官員團隊中，我特別強調3個標準，便是“專業、務實、有承擔”，官員要達到這個目標，便一定要走入羣眾。政府與市民的關係是現時全世界政府均要面對的新問題，我很相信議員亦有這樣的感受。

隨着資訊革命，信息以光速傳送，真真正正改變了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整個環境。過往，我們要靠政治組織（包括政黨）來把羣眾組織起來，把他們的意見變成政策綱領，然後通過選舉執政，把綱領變成公共政策，然後付諸實行，直至上世紀末皆是用這個模式來處理的。

但是，今天，整個政治環境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民大眾很容易便可獲得公共決策的資訊，一按電腦上網透過 Internet，便甚麼也可得知，在任何階段亦可表達意見。有時候，甚至在傳統的諮詢及立法工作完成後，在政策落實的階段才開始表示反對，然後在互聯網上交換意見，在討論區內爭辯，甚至發起政治行動，向政府表達不滿，以求影響施政。

每個政府及智庫組織，包括特區政府，也在重新思考如何在新時代之下吸納民意，走入羣眾，改善政府的決策過程，以體現真真正正的問責精神，

這將會是一個由公眾諮詢的關係走向真正公眾參與的關係，即所謂 **public engagement** 的演變過程。

這種公眾參與模式的轉變，在過去兩年內在香港也有見出現，例如共建維港委員會、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諮詢委員會，均是政府與民間、關注團體攜手合作的成果。在觀塘裕民坊重建規劃過程中，市區重建局也更主動地吸納民意，改變了舊有市區重建的諮詢方式。

所以，我認為特區政府今後要扮演更積極面向公眾的角色，而立法會本身是一個民意機構，亦會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我建議擴大問責制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便是要加強特區政府問責官員與立法會的溝通，更多出席議會解釋政府的政策，並趁此機會吸納民意。

在地區層面，地區的政務專員亦應該更積極與區議會合作，攜手主動回應市民的需求。至於一些備受市民關注的事件，例如文化保育工作，我們會把握各種機會，與民間團體展開對話，互相溝通。

但是，我想強調，“公眾參與”是一個雙向溝通的過程，政府與民間社會均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政府官員須走入羣眾，而民間社會亦須自行組織起來，收集民意，有系統地向政府反映，這才是真真正正互相溝通的最好方法。當然，這是長期的工作，有需要由雙方用心用力地經營才会有成效，我當然不會低估這工作的難度，但只要大家有決心、互信，這是可以做到的。

今年是回歸 10 周年，這 10 年來，香港人看待公共政策的標準已經改變，香港人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追求其他價值與目標，包括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保育文化傳統、維護具人文精神的生活方式。我承認政府過去在這方面仍有很多不足之處，這是要用時間來適應及調整的，而我和我的同事均樂意這樣做。

我在此向各位議員承諾，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問責團隊會以此為目標，用“專業、務實、有承擔”的工作態度，與各位同事及各位議員一齊走入羣眾之中，為香港市民服務。

多謝大家。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的提問。如有需要，議員在原本的提問獲答覆後，可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但只限於要求行政長官就答覆進一步說明。

梁君彥議員：很高興可以在第三屆特區政府團隊齊集這裏的時候，由我提出第一條問題。

近年，港商在珠三角的投資環境其實正在急劇轉變。廣東省進行了優化產業結構、收緊環保要求、實行“兩高一資”的產業及大幅調低退稅等措施，一下子迫使當地廠商轉而從事高增值、高科技的製造。這一連串的政策令不少在當地設廠的廠商感到彷徨，尤其是以來料加工模式營運的中小企所受的影響最大。我想請問特區政府會如何向中央和廣東省政府反映港商的憂慮，以及如何協助他們轉型，包括爭取合適的時間作為轉型的緩衝期，讓他們可有時間作出轉變？

此外，香港工業總會（“工總”）亦剛向特首提交一份有關支援香港工業在珠三角持續發展的建議書，其中一項建議是希望在政務司司長或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之下，設立一個常設的香港工業發展委員會，專責推動工業的持續發展和協調有關的政策，以及與中央和廣東省溝通。請問政府會否積極考慮這項建議？

行政長官：首先，有關業界將來在珠三角的工業發展的方向，如果是具體的，如果是務實的，特區政府是一定會支持的，並一定會審慎研究，看看我們可以扮演些甚麼角色，令業界可以在廣東省及珠三角區內創一番事業。

關於現時內地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以提升其本身的增值能力及減少工業污染，這些政策就像香港一樣，隨着時代變遷，是值得我們支持的。不過，我亦完全同意梁議員所說，這些政策不可急就章，不能夠一下子落實，將這些企業趕絕的。

我們現正就數方面做工夫，我相信你也知道，我曾跟你一起在廣東省跟有關當局討論這些問題，而且我們的司長和局長也有向中央數個主要部門反映，並就稅收及工業調整方面充分表達了我們的意見。所以，你看到珠三角區內的工業調整策略，已較最初的速度緩慢，這反映了業界和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

關於數點，稅制變得現代化，我想這是值得業界和我們支持的，因為可以變成一體化，有公平競爭的平台誠屬好事。可是，將這些技術遷移，而且是突然快速轉變，便要給予所有工業一些時間作出配合。

不過，黃華華省長向我們許下了很大的承諾，便是他們不會用上“趕絕”的字眼，不會趕絕我們的企業。如果能夠維持不變——當然要達到環

保標準 — 能夠維持低增值和人工密集，他們並沒有任何計劃取締這些工業。所以，一定要與時並進，看看如何能夠在新的環境下保持競爭能力。

此外，我相信在稅收方面亦會逐步持續地落實，令有關行業不會受到太大影響。據我所知，在稅收方面將不會有太大影響，原因是其中一些本身已有優惠，現時的優惠減少了；而另一些沒優惠的，現時的稅率則降低了，變成在一體化內有競爭平台是好的。

此外，你也知道，我們亦正協助本地工業，特別是在環保方面，透過多個機構進行技術方面的遷移。正如你也知道，我們的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 閣下也有積極參與的 — 如何協助廠商應付新的挑戰，以減少他們在內地工業操作上的污染。所以，特區政府和香港廠商面對現時廣東省和珠三角的新競爭營商環境，我們正積極地提供協助。

關於這方面，在看過你的建議書後，我會和我的同事積極研究有何問題和有些甚麼是我們可以共同進退、共同爭取的。我們要做的工作，在廣東省方面會做，在中央方面也會做。除此之外，還會在泛珠三角或其他地方找尋新的發展盆地，以代替現時珠三角區內的工業，我們亦正在這方面做工夫。你可以看到我們最近先後到過廣西、湖南和江西，其中一個目標便是要讓我們發掘新的發展空間，特別是一些人工密集和土地密集的工業區。多謝。

張文光議員：曾蔭權先生，你在競選時曾經說過，在發表“綠皮書”後，你會提出一個糅合的方案，而這是有設計、有路線圖、有時間表，並且是符合國際普選標準的方案。我想請問，所謂的國際普選標準是否包括在提名方面沒有任何政治篩選或變相政治篩選的機制？它是否一個可以讓不同政治力量的代表皆能參選的政治機制？它是否一個可以讓市民公平選擇的政治機制的方案？

行政長官：在普選方面尋求一個徹底的解決方法，是我這一屆政府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我會誠心誠意地進行。發表“綠皮書”是最進取的第一步，希望可以在我這一屆取得成功。可是，“綠皮書”內不會這麼快便提出一個糅合的方案，而是必須經過諮詢才能達致目標。然而，我說的普選便是普選，普選一定是全世界人也覺得那個模式是普選。我現在不能具體指出甚麼可以做或甚麼不可以做，但有數方面是我們很清楚知道的，例如現時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法，我們的《基本法》已有規條訂明怎樣做，說明必須組成一個充滿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還要按照民主的程序，由這個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參加普選，而在普選後便須由中央委任。對於這些程序，大家已很清楚。

任何普選的方法也是朝着這個目標來做，能夠迎合各項條件，而普選本身(即其中一個步驟)一定要讓香港人有公平、公正及人人參與的方法處理，這樣才算是普選。

但是，它的模式是怎樣的呢？大家也知道，全世界的普選模式有很多種，我們不能說這種模式是普選，但另一種則不是，又或是說間選不是普選，但為甚麼不是普選呢？我們暫且不要下定語，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普選方法是要讓人人參與的，而且是公平和同等量的。我很相信當得出這個方法，而全世界人看到這方案也認為是普選時，那我們在這方面的目標便達到了。

我不想爭議有否篩選的程序，我覺得現時的第四十五條也沒有提及篩選的程序。所以，我覺得我們無須說一定會有這程序或沒有這程序。我們要記着，我們一定要按照《基本法》行事。

張文光議員：*主席，關鍵是提名的民主程序的設計。如果是採用提名委員會的話，可能有少數派尚未取得足夠的高門檻的提名，但少數派甚至是民主派的代表也應該有機會參選，讓市民選擇的。在你眼中的國際標準，是否反而要設計一個高門檻的提名機制，變相在提名過程中，把一些政見不同甚至是民主派的代表扼殺於提名之前，以致雖然人人也可以選擇，但他們心儀的人和喜歡的政治力量卻選無可選？會否是這樣的呢？*

行政長官：我相信所有普選制度也是希望為市民服務，並得到市民公認的；同時也是為了選出他們想得到的行政長官，以及他們想得到的立法會。我個人認為，我們無須過分擔心或恐懼，又或是存有很多其他障礙，最重要的是大家拿出誠意，並以包容的態度聆聽個別的意見。我很希望能夠在“綠皮書”的諮詢過程中涉獵各方的意見，讓我可以看到主要的民意趨向，進而糅合一個大家也接受的方案，是不僅能夠獲得大多數香港市民的支持，也能夠獲得 60% (即三分之二) 的立法會議員的支持的。

此外，我還希望能夠有機會爭取中央的支持，這是不容易的，難度相當高，因為適合某一方的人，又未必適合另一方的人。但是，我總是有信心的。我們已為這件事情爭拗了那麼多年，這一屆政府已下定決心這樣做，而我也很積極地希望這一屆政府一開始便啟動這項工作。所以，我認為要樂觀一點、正面一點，不要抱過分消極的態度，擔心由於這樣、那樣的問題以致未能達到目標。我會全力以赴，我相信你也會的。

李國麟議員：特首，根據資料顯示，現時香港的濫藥情況很嚴重，涉及十三多萬人，而 21 歲以下的青少年的情況便更為嚴重，例如學校的情況也在惡化。我們看到從資料顯示，把 2005 年和 2006 年作比較，青少年的濫藥情況增加了三倍，尤其是新界西北區。但是，相對來說，由於資源短缺，醫院管理局轄下一些為青少年提供早期驗身服務的中心卻相繼關閉，因而無法提供有關服務。現時全港只有約百多名精神科社康護士處理濫藥的情況，而新界西北區加起來也不足 30 人。鑒於現時青少年濫藥的情況這麼嚴重而且影響如此深遠，你有何具體措施可以為我們的青少年做些工夫，防止他們濫藥，令他們的身體更健康呢？

行政長官：首先，我也想問你和其他人士這個問題，這是大家也感到很頭痛的問題。不單香港有這種情況，每個先進國家都面對青年人濫用軟性毒品或精神科藥物的問題。這問題不單是在本地發生，只不過由於我們現時可以過境，所以取得這些藥物已不再是艱難的事。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必須由家庭教育開始，一直到社會教育，然後再從醫療方面處理。

關於資源的需要，我覺得我採取的是開放的態度。如果大家能夠提出好的方案，我想資源只是次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是用得其所。如果我們要有更多精神科護士，更多警務人員，更多社工和其他各項，而大家經過討論也認為這是利用資源的最好方法，我是一定不會吝嗇的。

李國麟議員：特首，其實你已經問過我，我只是嘗試回答你而已，但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想問具體的情況，例如在提早介入、預防教育及康復工作等方面，有些甚麼是可以做的呢？

行政長官：你已經說了，（眾笑）每一項也可以做。我們本身亦有數個委員會在討論這個問題，而且是很深入地討論這個問題，特別是撲滅罪行委員會，它亦就此事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並已發表報告書。如果在這方面有任何具體意見，我們一定會做，而你提及的數個項目，我們也一定會跟進。至於現時哪些工作會做得較多或哪些會做得較少，以及要動用多少資源，便要大家一起商量了。

李國英議員：曾先生，你好，我首先恭喜你成功連任。

我記得你在競選特首時，曾經提過會解決醫療融資的問題，是你任內要處理的一項工作，所以你在競選政綱中亦提出設立個人儲蓄戶口。早前，

智經研究中心提出了一個醫療儲蓄方案，我相信這應該是一個大方向，但此方案一經推出，很多市民都擔心，究竟要供款多少，以及服務是否會令人滿意，很少人會問及一旦推出了這個新方案，政府在醫療架構上的角色究竟會有甚麼轉變，又或公營醫療系統會有甚麼大轉變？

行政長官：李國英議員，你說得很對，我們這項醫療融資計劃，並非單純融資計劃那麼簡單，而是整個醫療制度的改革。現時，我們的醫療制度裏正好有數件事情在發生，影響着我們本身的融資能力。所以，我們不能只處理融資的問題，而不顧及現時更大的醫療改革的。在這方面，你應該知道，我們準備在今年下半年（即在今年內）發出諮詢文件，諮詢各位我們如何能夠把醫療改革推展至另一個台階，當中是包括了醫療融資方面。

至於政府的承擔，我在競選時已說得很清楚，現時，在政府的開支中，14%是用於公共醫療方面，我們一定要節省其他方面的開支，把醫療融資在我任內推高至 17%，即增加 3 個百分點，再加上我們每年的經濟增長，應該會騰出更多資源來做事的。

可是，很明顯，根據我們的專家所說，這是不足夠的，原因是香港人口老化、醫療科技一日千里，價錢也一日千里，急速漲價。另一方面，現時還有一些頑強的老人病，例如糖尿病、心臟病等，更有年輕化的趨勢。此外，香港人現在普遍長壽，人口老化，醫療承擔變得很大。我們每年的開支均有雙位數字增長，是百分之二十幾、二十幾地增長着。所以，不能夠只是政府一方面做這工作的。

在做這工作時，我想是要分開數方面來說。第一，政府的承擔一定不會減少，一定會繼續增加，會高於現時的水平、數量，以及會更多元化。然而，私營醫療部門跟公營醫療部門的分工又是另一方面的問題。現時，這方面是失衡的，如何能調校得更好呢？

另一方面，市民的承擔跟他們的經濟能力應該有一些新進展，大家不能夠拖得越來越慢。當醫療開支只有那麼多錢，而輪候的時間又越來越慢，醫療質素便會越降越低，我們是不能承受這一點的。如何能夠利用社會資源參與這方面呢？我在競選時已經說過其中一個方法，便是要採用供款的方法，以私人戶口的方法來做。雖然這個方法本身具爭議性，但爭議性較少，最低限度這是我自己的錢，用在自己的醫療方面。我很相信這些建議及其他改革會包括在我們將來推出的醫療融資及醫療改革諮詢文件內。在今年年底前諮詢各位時，便可以全面討論了。

主席：李國英議員，你是否無須提出跟進提問了？

李鳳英議員：行政長官，你在競選時曾經表示，會召開擴大企業計劃的高峰會議，制訂一個行動綱領，以解決基層貧窮的問題。不過，陳局長昨天出席本會會議回答議員的質詢時說，本港的貧窮問題並非太嚴重。我想請問行政長官，會否繼續召開這個高峰會？何時召開？具體運作為何？

行政長官：我們剛上任沒有數天，（眾笑）請先讓我們坐定，給曾德成一點時間，然後組織起來，我們說得出，便一定會做，這個高峰會是一定會召開的。我認為社會企業是要處理的，這是扶貧工作方面的一個新舉措，有空間可以發展，亦可減少香港貧富之間的緊張形勢。所以，我會繼續積極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香港是有貧富懸殊的問題，陳教授昨天亦向各位解釋了。不過，教授就是教授，他提供給你們的解釋並非那麼簡單。（眾笑）我也很明白，因為單純看堅尼系數、單從薪金方面看，香港的貧富懸殊是大的，我們的堅尼系數超過 0.5，但正如其他先進國家……如果加入我們的低稅率、醫療輔助及房屋輔助等因素再計算，我們的堅尼系數便不是太高。

不過，我們沒有說過我們的堅尼系數低。我們不是沒有問題，我們是有問題，而且這個問題是不容我們逃避的。香港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會吸引全世界最擅長賺錢的人到來。這裏亦接近內地，內地每天都有 150 人到來在基層生活，所以一定會有一個差距，差距永遠存在。作為政府，我們該怎樣做呢？我們應該幫助弱勢社羣、幫助這些基層市民克服數件事。除了讓他們的生活可以安定下來外，亦希望他們在社會上可以流動，可以有所提升。我們希望今年處於較基層的市民，5 年後生活可以好一點，10 年後會更好一點，最重要的是讓他們的下一代有充足接受教育的機會，使他們不會出現隔代貧窮的情況。這便是我們政府所面臨的挑戰和工作。

李鳳英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我想再跟進。如果這個高峰會制訂了行動綱領，那是僅供政府參考的，還是特區政府和相關部門也會具體跟進落實的呢？

行政長官：我們自己舉行的高峰會，為甚麼會不跟進呢？我們當然會跟進。我認為要做這件事，不是只靠我們便能做到的。我們希望有第三企業，即志願團體，跟政府架構內的社會福利署、勞工處和民政事務總署等合作，加上希望很多企業本身能夠參與，利用他們對企業和市場的認識，可以跟我們合作，逐區、逐區的去，而做了計劃出來後，一定會有資源和人力政策跟進的。

張宇人議員：特首，我想你也知道，過去 3 年，飲食業的副食品價格以雙位數字上漲，我以前亦曾在這裏向你提過。近期，內地供港的豬肉數量越來越少，我們的豬牌亦已收回八八九九，現在聽聞供應短缺的情況已達致要分配買手的配額。豬肉加價的壓力很大，現在的價格是每天在上漲，每擔要千多元，價格每天也在上升百多元。所以，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我想問特首，有否瞭解過近期生豬供應緊張的原因呢？有沒有壓價買貨、供港貨源不足的問題？特首甚至有否考慮過獨市入口商會造成問題？在考慮平衡食物安全之餘，是否有需要多容許有兩三個入口商，好讓他們可以進行競爭呢？

行政長官：在最近一次的“九加二”，我跟一些省長和澳門特首會面，他們均說，在我們這羣人中，曾蔭權，你的工資最高，我說不如大家交換工作，我當省長，他們做我這份工作又如何？我要做的不單是城市工作，還要看看垃圾站在哪裏、巴士站怎麼樣，現在連養豬也要懂一點，大家的要求是有點不同的。

言歸正傳。豬肉的價格也是十分值得關注。大家可以看看內地這數個月的新聞報告，中央電視台不停報道豬肉供應的問題，所以這不單是香港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也看到的問題。香港現時的情況是我們沒有任何一個指定的供應商，這是出口的管制，不是我們入口的管制。任何人也可以把生豬輸來，台灣以前有豬隻入口，亦有些是來自泰國，但由於路途遠，所以無法跟內地豬隻競爭。

可是，內地的出口機制並非我們香港可以管轄的。如果現時的供應商無法應付香港的需要，我們是應該可以商討的，我們亦會就這件事跟中央商討，看看如何能夠改善供應的方法。當然，現時的供應方法有其好處，那便是保證質量，另外，價格的波動亦減少了。

可是，如果問題是像現在般，供應突然緊張，怎麼辦呢？我十分相信這個問題不會長期無法解決，是應該可以解決的，香港亦不會永遠沒有豬肉可吃。我相信你會比我更清楚，香港現時的豬肉供應量，有 70%是冰鮮豬肉或凍豬肉，新鮮豬肉的供應量只有 30%，所以，香港人不會因為短期內入口生豬的供應有問題，導致在食物方面受到很大影響。

不過，我十分關注這個問題，亦正在跟同事商討。我們今早才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們會繼續跟進。我們會從數方面着手，例如供應量、價格和供應方法。正如你剛才所說，是否可有改善的空間呢？不過，我們要尊重這並非香港的政策，而是內地的政策。它們這樣做是要保障數方面。它們覺得現時

的方法可以保障現在供港的豬肉質量，價格也不會大幅波動。這些便是它們的原因，但在某段期間，例如現在，可能便有問題出現。不過，我自己覺得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問特首，他剛才說那是內地的出口管制問題，並非香港的入口管制問題。那麼，他是否認同應該向內地爭取，容許有多一兩間出口公司，好讓供港的豬肉能夠有競爭？

行政長官：我想這是十分合理的。我們可與內地談談，看看能否有多一些供應的方法，改善現時的供應方法。如果有問題出現時，我想這一點是值得討論的。

李柱銘議員：主席，特首，如果你真的走入羣眾，便應該知道主流民意至今仍是想越早有雙普選便越好。可是，中央在 2004 年 4 月 26 日打散了香港人的共識，說我們不能在 2007 年及 2008 年實行雙普選，而至今仍未給我們一個時間表。很多市民也想知道，究竟要採取甚麼行動，才可以爭取香港早一點實行普選呢？你認為他們應該怎樣做呢？是跟着陳日君樞機上街，還是乖乖地跟着你進教堂祈禱呢？

行政長官：我想祈禱和上街是兩種方法，但卻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實際上，最有效的方法是坐下來慢慢討論、有誠意地討論，待“綠皮書”出來後，按照“綠皮書”的方向、議題，大家討論有甚麼結合點，然後得出一個很好的方案，我想這才是最有用的方法。

我們要研究數個問題，如何能夠有普選呢？《基本法》已有指引，便是一定要得到香港市民支持、一定要得到三分之二在席立法會議員支持、一定要得到中央支持。這樣，我們便要研究了。上街是否可以得到市民支持？上街是否可以得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上街是否可以得到中央支持？便是這樣了。

此外，祈禱是否可行呢？我有我的方法、你有你的方法，大家有個別的方法。可是，我覺得有一點是更進取的，便是我剛才所說的公開討論、有誠意地討論、冷靜討論這些問題，以具體方案討論，這便是我所說的由“綠皮書”開始。我覺得這較其他方法更務實和更有效。

李柱銘議員：特首，我們以前其實經討論得出了共識，卻被中央打散了，現在又再討論，我們有甚麼把握認定中央會接受呢？此外，我們有甚麼把握，你所提出來的方案其實已經反映了民意呢？除了祈禱，還有甚麼方法呢？

行政長官：我想現時討論的任何方案，如果我們真的努力成功糅合出一個我所謂希望得到的主流方案，這個主流方案是必須經過民意洗禮的。如果香港人整體反對這個方案，根本上便沒有條件提上來這個議會，爭取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更遑論呈上中央，要求中央支持了。因此，曾蔭權將來提出的方案，一定要通過這 3 關，然後才能成功。實際上，不單是我的方案，任何一個方案也須通過這 3 關才能成功。在 2005 年，我們曾嘗試過，那並非終極的普選方案，而是一個中期方案，但也差少許，得不到這個議會充分支持，更不能到達最後的一關。

所以，我們今次一定要屏息着氣，必定要很有誠意，亦要有包容的態度聆聽對方的意見，然後才能真正達到目標。我是有誠意這樣做的。李柱銘，我會盡心機做，但你一定要與我一起努力，必須看清楚目標是甚麼，我要做些甚麼，或採取些甚麼行動，才能夠幫助我達到這個目標？如果你認為某種方法可以做，幫我一把，你是可以這樣做的。可是，我總覺得沒有任何事優勝過冷靜、客觀、坐下來商討，也無須大聲互叫或擾攘，這樣是更進取的。

劉江華議員：主席，曾先生剛才說，新一屆政府只上任了數天，但有數項基建則已討論了數年，我想問一問這方面的進展。落馬洲支線何時可以通車？廣深港的高速鐵路，內地方面已經動工，香港會何時拍板呢？港珠澳大橋已構思了 20 年，好事多磨，何時可以看到曙光呢？何時會有好消息呢？

行政長官：我也希望這數項工程能夠進行得很快。就落馬洲支線方面，我們已經做好了，我想很快深圳方面也會做好，當標準做得好，所有制度試驗成功後，將會很快，我相信這方面將會很快落實，在我來說，這是一兩個月之內將會完成，所以我相信不會等待很久。

有關我們的鐵路進展，我們的計劃將會很快出來。我希望能夠在兩鐵合併成功後，新的鐵路公司在這方面能夠以更進取的態度，提出數種方案。我們有兩種方法來進行：一是用西鐵路線這個短期方案；另一個是長期專用的方案來做這個區域快線。我亦很相信這兩個方案我們均支持，現在我們有資源可以應付這方面的需要，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支持的項目。不單是我們去深圳、廣州那麼簡單，這更是與全國的客運聯網，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的事，我們是會優先處理，亦會爭取我們自己做得更快捷一點的。球在我們手中，不在他人手中，我自己希望在今年年底前會看到有所進展。

港珠澳大橋是另一個問題，我以前也不知道，要與多個地方政府商討這個問題，殊不容易。現時我們的路線圖——路線已有定案，（眾笑）沒有辦法，我有職業病——路線已有定案，對於我們本身而言，我們的關口地點是位於環境敏感的地方，我們要小心處理，要思考如何能在散石灣興建一個口岸，完全能夠滿足我們在環境上的要求，然後才能定案。

此外，還有融資的問題，這亦是相當複雜的。融資本身與橋本身，誰是大橋的使用者，會得益，亦有了較量。我覺得現時數方面都很積極，我們是積極的，澳門方面是積極的，廣東省方面也是積極的，而且中央會與我們一起拍板，中央要把數方面拉在一起，達致一個糅合的方案。現在問題就在於此，如何能使各方面都覺得這件事是妥善的呢？我自己會很緊張地處理這件事，我希望我能在任內令這件事有一項很明顯的工程上馬、落實。

劉江華議員：主席，特首表示希望廣深港高速鐵路在今年年底會有些進展，但當他談到港珠澳大橋時，他卻說希望“任內”能夠有所進展，這即是說要在 5 年內，這是否顯示他對兩項工程的信心似乎是有所不同呢？

行政長官：主席，當然，這裏已經沒有其他的問題，只是我們與廣東省方面作出商量，我們只是興建我們這一方面的車路，這個問題是簡單得多。至於港珠澳大橋則長三十多公里，橫跨珠江口 3 個行政區：香港、廣東省和澳門。另外，還有數個環境敏感的地區，那個是珠江口，亦有軍事上的考慮，有很多方面的考慮，所以並不是那麼簡單的，我們一定要小心處理。在興建橋梁方面，我們更須小心，大家都看到九江橋有意外發生，我們要想一想，將來如果有意外發生，應如何處理呢？這些問題是我們一定要審慎考慮的，對嗎？

但是，我自己覺得經濟效益是大家看得到的，是做得到的，是應該要做的，而且幾方面的行政區都覺得這件事是我們要優先處理的事項。但是，我們要有協議，關於融資方面如何呢？究竟香港方面，我們的口岸如何建設和設計呢？會否對環境有影響呢？這些問題是我們也須解決的。

林健鋒議員：特首，今天，3 司 12 局中，獨欠馬時亨局長，我們很關注商務和經濟發展這一方面，希望有關這些問題，待他回來時，你可以指令他跟進。

最近，CEPA 簽了一份最新的、第四份的補充協議，連同國家“十一五”規劃，皆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多機遇。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也提到，特區政府應與香港人羣策羣力，也應加強與內地的經濟合作，積極順應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趨勢，這樣可以實現經濟持續平穩發展，促進民生不斷改善。

我想問一問特首，你會做些甚麼？在香港做些怎麼？在國內如何拓展與內地的合作領域，提升合作層次？特首，你也曾說過，未來 10 年是香港的“黃金十年”。你如何能令每一個人都可享受這個“黃金十年”呢？

行政長官：香港發展的方向，我已多次跟大家分享，我們香港一定要面向全球化、全球金融的中心這個方向走，而這是國家需要、整個亞洲地區也要求香港發揮這個功能，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當然，本身要有其他的配套，包括文化上的配套，貿易方面的配套，在珠江三角洲我們的內地投資配套，再加上我們在體育、法律及其他的基建，我們必須完整地進行，我們每一個地方都跟着來做。

CEPA 正如剛才所說，是其中一個範疇。首先，今次 CEPA 第四期給予我們很多新的東西，有很多新的領域。以我所知，其中包括了安老服務、環境服務，以前是沒有這些東西的，現在也有了這些新的東西。所有專業人士亦以新的方法來處理這些事情，亦給予他們新的機會。我十分相信這些可以讓具有創新能力的香港人，找到新的就業機會、新的經商途徑。

就我們來說，我們所做的工夫，大家也可以看見，為香港人在內地創商機，是香港特區政府這數年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自己亦有積極參與，你和我已多次前往內地做推廣的工夫，最低限度能夠吸引內地企業來港上市，作為香港更活躍的平台；怎樣引進香港的資金，在內地開創新的投資機會，讓香港的企業、香港公司和香港人賺取更多金錢，是回應香港、輻射回來香港，可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這些我們會不停做工夫，是不會停頓下來的。

我們從珠江三角洲擴展至泛珠三角，由泛珠三角，我們現在向中部進發，亦會向其他地方發展，希望到華北方面也做些工夫，使我們香港的聯絡網在內地裏，加強和鞏固這數十年你們所做的工夫，維護香港作為全球財務中心（Global Financial Centre）這個定位。所以，我們在這數方面，在貿易方面、航運方面、我們本身的法律基建方面、我們自己的市場聯繫方面，特別是自我管轄方面、我們的管治能力、公司的管治能力方面，全部都應該是提升的工夫，更要做推廣的工夫，我們一定會繼續全力以赴。

我希望能與商界一起朝向這多方面，集中火力來做這數件事，應付我所說是真正“黃金十年”的將來 10 年。國家的增長、冒升，大家看得很清楚，在這 10 年內，會看到中國將成為國際的經濟超級大國，香港是唯一一個有充分條件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城市，我們不能喪失這次機會。這要靠大家的努力，靠我們一起努力行事，而我也一定會全力以赴。

林健鋒議員：主席，特首，對於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合作，我相信特首會大力推動，但民間與民間合作，才可讓民間創富，帶給我們黃金。就這方面，你可否詳細一點告訴我們，我們可以做些甚麼？政府可以協助工商界做些甚麼？

行政長官：我所做的，便是將內地發展的機遇、最快的資訊，透過我們本來的渠道，用貿易發展局的渠道，用政府的渠道，告訴香港的商界。我們將香港各業界帶進內地，由我們的官員為你們各位開門口，因為做生意的不是我們，做生意的是你們，是將你們和內地商界，跟內地的主管人員互相接觸，讓他們向你們展示他們可以做的項目，希望你們多些投資。

此外，我們更將我們的金融界帶進內地，說明香港怎樣做到本身的優勢，怎樣能夠做到好的平台，使他們具規模的企業來香港上市、來香港融資、來香港集資，更希望他們能夠利用在內地的人民幣操作，在香港作更廣泛的流通，這些是我們所做的工夫。我們政府只是做輔助的工夫，最後投資和做生意，是你們的決定。

但是，如果現時有些甚麼是我們做得不夠充分的，我們樂意跟各位商量。如果大家覺得有些地方我們可以做得多些，亦請告訴我們，我們會繼續努力，不過，在這方面，大家都知道，這數年來我們沒有節省工夫，是一直在做事的。

單仲偕議員：特首，你未上任已能為公務員帶來一個好消息，便是加薪，政府會撥出 53 億元加薪給公務員，醫管局也會加薪約 11 億元。特首在照顧員工的同時，會否考慮照顧弱勢社羣，特別是你剛才提到的年老體弱長者？民主黨提出兩個項目，要求得到優先的考慮，第一，每年少收長者 4 億元，令所有長者均能享有醫療半價的優惠；及第二，津貼長者的牙科服務。其實，很多長者的牙齒已經脫落，主要因為早年的牙科保健做得不足，令現時的長者的牙齒脫落，但仍有空間令他們在保養方面做得好一點。

這其實是貼近你剛才開場說的“走入羣眾”，我希望特首能夠走入老人家羣眾裏，聽取他們的意見。我們落區時見到很多老人家，他們都提出這方面的要求，這亦是能幫助弱勢社羣的。其實，所需的資源只是大概五六億元，相對剛才說的加薪，只是它的十分之一而已。

行政長官：我們對於長者服務，特別是社會支援，在綜援計劃裏大約花的錢，大家都是知道的，撥作社會福利的錢每年都增加，現在已佔了香港特區政府開支的 17%、18%，我們是不會改變這方面的承擔。有甚麼可以改善的地方，我們可以商量。但是，我們要知道，任何長者永遠不會由於經濟原因而失去醫療服務，這是我們會做到的基本事情。

但是，應否只要是普通人或長者便減一半價錢呢？這是否一個運用資源的最好方法呢？基本上，有需要的人已全面不用付錢，領取綜援的人已不用付錢了，那麼，是否所有長者均可半價求診就是最好的方法呢？這是值得商議的。

我只提出，對於長者的服務，對於所有弱勢社羣的服務的開支，今屆政府是不會有任何削減的，只會看看哪方面可再作改善。對於改善的方法，是否應該在醫藥費方面減少一些便會好一點呢？或是在其他方面做好一點呢？這是大家可以商量和討論的。

單仲偕議員：特首，當我們多走向羣眾，我們便會多聽到老人家的意見，因為很多基層的長者未必會領取綜援，亦有很多長者不願意領取綜援，希望能自食其力的。但是，他們會給家庭一種負擔，特別是醫療費用的負擔，因為長者越老便會越多病，在這基礎上，我們其實已計算過，大概需款 4 億元。

特首，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其實已派給市民二百多億元，所以 4 億元並非一個很大的數目。今年首兩個月，政府的盈餘是 50 億元。特首，我懇請你回去考慮一下，看看可否為老人家、一些沒有領取綜援的老人家，一些屬於基層但沒有領取綜援的老人家，帶來一個好消息？

行政長官：我很相信，不是任何長者都有此需要的，但我覺得你說的很有道理，我們可以商量一下怎樣做，好嗎？我相信我會與周一嶽醫生商量這件事，看看我們的資源能否應付這個需要。但是，我總覺得，我們任何服務也有改善的空間，最重要的是，整體而言，怎樣運用資源是最適當、最合適、最好用的。對長者而言，是否給他們減少一半看公共醫生的費用，對他們來說是最有用的呢？有沒有其他方法運用這數億元，會對他們更有效用呢？這是值得商榷的，我們商量一下，好嗎？

陳鑑林議員：主席，曾先生，胡錦濤主席日前來香港時也提到，香港現時首要的問題，便是解決經濟發展及改善民生的問題，這也是我們民建聯過去一直以來所爭取和要做的工作。我想請問特首，在改善民生的工作方面，有否留意現時中、下層市民的住屋負擔，可說是日益加重？他有否留意到他們目前所居住的私人樓宇，樓價已上升至即將負擔不來的程度？在這方面，他有甚麼良策可進一步穩定現時的樓價，讓他們的生活得以改善呢？

行政長官：陳議員，據我所知，中產所居住樓宇的樓價相當穩定，我們市民的負擔能力，現時是歷年來最高，而政府在房屋問題方面所採取的態度也差不多是全世界最積極的。我們任何一個人也不會沒有居所。至於每年等候上樓（輪候公共房屋）的時間，現時在輪候方面控制得很清楚，市民在短期內（3年內）是一定可以上樓的。有關這方面的政策，我們是會繼續維持的。

陳議員所說的可能是中產的居屋問題，是否應有居屋呢？我們以前曾就此作出討論，並在 2002 年重申政策時已說過，我們認為特區政府不應再充當發展商，因為現時市場已做得很好，我們可以採用其他的資助方法，讓他們能選擇購買一些更好的樓宇，而無須由政府做發展商的工作。我們現時已陸續把以前積存的居屋單位慢慢放出市場，但以不會搗亂市場為原則。

我很相信政府對於中、下階層，特別在公屋需求方面的承擔會繼續維持，令所有香港人也有居所，並提供長期和安全的房屋政策。

如果市民真的能承受買樓的負擔，我亦會很着緊地觀察現時市場價錢的走勢。採用土地釋放的方法，對這些方面也是有幫助的，這數年來亦做得相當成功，看不到樓價方面有很大的波動。當然，有些昂貴的樓宇——例如位於山頂或其他大型的超級豪宅——即那些樓價飆升得很厲害的樓宇，根本不是你和我會居住的地方；對不起，當然也有些人是會居住的。（眾笑）可是，對於一般市民來說，現時中價樓宇的市價是相當穩定的，供應也相當完整，而且我對於這方面相當關注，如果價格突然飆升，我們的調節方案是可以調整土地供應的。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相信特首也很明白，現時的樓價自 2004 年年中逐步回升後，在這 3 年零 8 個月以來，樓價確是上升至一個相當高的水平，所以，我們也有需要關注。如果樓價再繼續上升，對普羅市民的住屋負擔便會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們現時便提出……我們當然不希望政府成為發展商，可是，照顧低下階層的住屋需要是其中一項相當重要的任務。我們所提出的是，如果將來恢復興建居屋，可否向最低層的市民提供一個階梯，讓他們從而擁有自己的樓宇？然後，可否讓他們騰出的公屋，令更多的低下階層受惠呢？

行政長官：我相信你所說的，並非那些租住公屋的基層市民——他們是沒有問題的——而是希望入住居屋的中產市民。我覺得現時的問題是……我們有一些居屋，是會陸續放出去的，但我覺得我們現時要選擇的是，（我相信陳議員是專家，他在房屋委員會工作了那麼多年，我知道他是專家。）同樣是公帑，是應用來自行興建居屋，還是應讓合資格的人在外面的樓市物色適合自己的樓宇，讓他有更多的選擇，並防止特區政府變成無限放大，做了很多發展商應做的工夫，何種做法會更好呢？

就這方面，大家曾在過去的 2002 年作出了選擇，認為我們應該退出市場，我覺得到現時為止，這依然是正確的策略，特區政府不應該再干預發展商的市場，直至我們看到有大問題發生，陳議員，例如樓價突然飆升等，政府便一定不能袖手旁觀，一定要研究怎麼辦。可是，就現時採用的方法和措施來說，我希望這類情況不會出現，我亦看不到在短期內這類情況會出現。

梁家傑議員：特首先生，你在 3 月 31 日發表了一封“香港家書”，內容是向香港市民公開表示，政府官員的一種自以為是的心態已不合時宜，應要改變過來。我想問特首先生，據坊間報道，一份政制改革（“政改”）的“綠皮書”最快會在下星期三發表，“香港家書”所表達的這種新思維，究竟會如何影響你和你領導的政府諮詢公眾？尤其是怎樣決定是否有 60% 香港市民支持某個方案呢？以及會採取甚麼手法聽取意見？在評估民意時有甚麼工作是要做還是不做的呢？可否向我們闡釋一下會怎樣受這新思維的影響呢？

行政長官：就問題的第二部分，梁議員，我們可能要為一個新政策面對諮詢的挑戰，但在問題的第一部分，例如關於我們應否進行民主普選，香港市民對這事熟習了很長時間，我們已經過差不多 19 至 20 年的操練了。這個問題更在策略發展委員會討論了 18 個月，就着每個問題，是逐個環節拆開和分開來進行細節討論的，我相信已有充分準備和充分熱身，每個市民就這件事也有充分的準備，已無須曾蔭權逐家逐戶的叩門，徵詢市民對這件事的看法了。這與其他新政策不同，例如醫療融資可能會採用另一種方法，但對於這個問題，Alan，我覺得我們應有充分準備，香港人很快便會投入，也很快便會參與。

因此，我很有信心，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個暑假擬備一份“綠皮書”，市民在 3 個月內便能夠聚焦，清楚告訴我們他們接納或傾向哪些建議或對哪些建議有所保留，甚至指出哪些建議是會有問題或是較為進取。我希望聽到這些聲音。我們當然最好採用廣泛的方法，一定要跟立法會溝通，也要跟區議

會溝通，經過傳媒的討論，我們必須參與公開論壇，使這件事可以在熱熱鬧鬧，但很和諧的情況下進行討論。

我自己有信心可以做得到，這樣自動走向民眾，便自動會構成一次我相信會頗熱鬧的討論，而且不單是政府參與，我相信所有政團也會熱衷參與這件事。各方面關注這工作，也會幫政府一把，向市民介紹所有方案每個層次的強項和壞點，以及其優勝之處。我相信挑戰不是在於推廣及諮詢的工作，最大的問題是如何能夠做到包容、如何能夠協調，而且如何令做出來的方案是各方面也覺得——未必是從你或我的角度來看——是可以接受的，這才是最大的挑戰。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真的很高興聽到特首對香港市民那麼有信心，這個信心其實真的應該有，但我剛才聆聽特首的答覆時，似乎不能具體回答他在“香港家書”中所展示的新思維，如何就着政改方案的諮詢體現出來。早前，我們曾詢問林瑞麟局長，他說政府會視乎大學的民調、收聽電台的節目、看看立法會議員所發表的意見，（根據特首在 3 月 31 日所提到的新思維）這是否便已具體地涵蓋、囊括特區政府將會採取的、徵詢民意及包攬公眾意見的具體措施？如果還有其他具體措施，可否也向我們介紹一下呢？

行政長官：Alan，我所說的是我們如何處理新的議題，我們會由下而上來做，這是在 3 月底所說的，我與香港人分享我們應該有的思維。當發生問題時，癥結在哪裏呢？以往是由政府內部進行分析，我覺得這方面日後不應單是政府的專利，在分析問題時，是應該和市民一起商議的。至於解決的方案，也並非由政府獨力處理，而須跟市民一起討論解決的方案。對於最後採取哪一種策略來解決問題，大家也可以一同討論，這便是由下而上，改變新思維的方法。

可是，在政改方面，我覺得這問題已討論了很多年，不是現時才開始，如果現在才談民主，便是不得了的事了。我們經常罵殖民地政府為何不做充分的工作，使我們在 1997 年急急忙忙地開始做這件事？或是為何在彭定康領導的最後數年才開始工作，以致我們沒有充分的所謂政黨和民主基建，讓我們做出一個成熟的體系呢？但是，從當時至今已有一段距離，市民在這方面已經討論了很長時間，對於這問題的每一環節已經很清楚，對於為甚麼要選行政長官，他們很清楚知道是因為有《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一個政黨開始時是以這作為其組織的名稱，所有人均是知道的。所以，這個階段——即市民認知問題癥結的階段已經過去了，市民討論各個方案，亦已經過了很長時間。現時的問題是過濾方案，在各路英雄走出來時，哪一個才能真正代表香港整體的民意呢？這便是我們這次諮詢的目標了。

所以，我在 3 月份所說的話，在政改方面套用，未必很適合，原因是這些工作我們以往已經全部完成了，現時已到達的階段是，大家希望球證鳴笛結束球賽，大家握手言和。我們已經完成的工作，如果現在才開始進行，再由下而上來做，便不知道何時才能完結了。我希望我能詳細向 Alan 解釋為何我們無須這樣做。

可是，我可以告訴他，這個問題是政府不能迴避的。對於評估任何方案，政府也無須太操心，全香港的人均會參與，我們的媒體一定會參與，我們的專上機構一定會全力參與這件事，根本上是全民參與的。可以聽得到基層聲音，也可聽得到專業人士的聲音，此外，也聽得到媒介方面的聲音，而更一定聽得到議員的聲音，而樞機的聲音，我們亦會聽得到。我希望最重要的是，政府職員的聲音、主要官員的聲音，大家同樣也可以聽得到。

劉慧卿議員：主席，行政長官談普選談得這麼生動，真的是令人感到開心。

在今年 3 月 21 日，他在會見傳媒時也是很生動的，主席。他說普選困擾了香港很多年，所以他要讓香港人“玩鋪勁”，找出一個終極方案。不過，他也說要告訴劉慧卿之流，她所要的方案是天堂才會有的。

主席，我想請問行政長官，他何時到過天堂？他如何知道這方案是天堂才有的呢？此外，他還說因為不會有天堂方案，所以他會推出一個“雜種仔”方案。下星期的“綠皮書”是否有“雜種仔”方案？為何行政長官說出一些這麼不雅的話呢，主席？（眾笑）

行政長官：對於跟任何政團或傳媒閉門討論時說的話，我不想詳述，也不想談論，而且其中有很多事是不準繩的。

不過，有一點屬於事實的，便是我很希望我們不要再為一些中期方案花太多精力，繼續在這裏折磨社會。我希望我們下次所討論的不是中期方案，而是一個真正的普選方案，這便是我的目標。

任何一個方案均是一個糅合的方案，是結合了各方面的智慧而做出來的。這便是這次就“綠皮書”諮詢時，我很希望達到的目標。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們不是想行政長官披露甚麼機密。但是，如果你指前綫的方案只是天堂才會有的，我相信你便要向我們前綫的會員和公眾解釋。

我們要的方案是讓市民一人一票，普及而平等地選出所有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這種選舉方法，在亞洲、歐洲的很多文明地方都有，為何行政長官會說天堂才有呢？

所以，有些人便說“天堂有路你不走，‘雜種’方案又為何弄出來呢”？

行政長官：Emily，我不與你就字眼上進行爭論。

我們看看全世界最先進民主國家的制度，不論是英國、法國或美國，為何它們的方案、它們的選舉方法，它們認為大家公認的普選方法，均有其複雜性呢？可不像你剛才說得那麼簡單的呢？為何它們要有上議院和下議院呢？為何會有參議院和眾議院呢？為何會有間選總統呢？

因為它是集合了以前歷史的很多其他原因而做出來的。如果如此簡單地一人一票，沒有其他方案，一切平等，沒有其他安排來選出他們的行政首長，以及所有議會的議席，我相信是很難在世間上找到這樣的事。即是說沒有其他，只有一個議會、只有一種安排來選出他們的總統或總理，或他們所選出的國會也是每人一人一票，完全一樣，沒有其他，每位國會議員都是以同一種方法選出來的時候，是很難找得到的，這是一個事實，是無須強辯的。

不過，我只覺得我們所要做到的是，我們的方案一定要迎合《基本法》本身的要求。在這範圍之內，一定要達到一個國際公認的普選台階，這樣我們的目標便達到了。

此外，爭拗是沒有用的，也無須如此動氣，為甚麼要如此動氣呢？（眾笑）越是動氣便越難解決問題，要放鬆心情，慢慢討論才更有用。

何鍾泰議員：主席，特首在選舉政綱寫得很清楚，是很關注基建和就業的問題，而且亦成立了一個新的發展局。特首在就職演辭中，提到3點未來5年內會做的工作重點。我手邊有一份演辭，我是很關注的。就第三點，很簡單，他說“我們會推動新經濟發展，大力擴展金融業，並會以基建投資帶動就業，為草根階層創造就業機會，令基層勞工的工資增長。”

不過，特首，回顧過去10年，很多大型工程均由於環保問題或保育問題而無法上馬或最少大大拖慢了。在以後的日子，你會怎樣做以令市民支持特首，令他們接受發展基建是可以改善環境，而保育和發展是可以找到平衡的呢？

行政長官：我想，這是我們這次主要官員改組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明白到現時大型的工程，特別是大型基建項目是相當複雜的，不能純粹從工程角度來看問題，還要看看人民的需要，例如從環保、保育等各方面，一定要涵蓋這些方面才能做到。我很相信，如果將來在我們有大型工程要上馬之前、向立法會推介之前，能夠做一些前期工夫，包括做足環境影響評估的工作，而對市民方面，在人文保育、文化保育上做足工夫，如果這些工夫是做足的話，我相信這些工程上馬的速度會快很多，獲得立法會支持的程度亦會更高。

此外，我剛才在開始時提過，即使我們在這裏達到共識，認為做到最好之後，可能到最後一分鐘仍會有人說我們做得不足而提出反對。所以，我們更要走入人羣之中，將這些問題早日解決，這是比較複雜的，而且我們要有耐性來解決。總體來說，我會有信心將現時基建方面的 200 億元投資增加至任期末的 290 億元，我希望能夠達到。政府能夠向市民表示，我們能關顧各方面的關注，包括環保上的關注。我們的發展觀是一個現代式的發展觀，既要照顧保育，又要照顧環境。我相信這是最佳的策略。

何鍾泰議員：主席，很高興聽到特首這麼有信心。但是，我自己則顧慮到，近年很多時候有很多大型項目，即使經過立法會長時間討論或向廣大市民諮詢，甚至已開始動工，突然又會出現忽然保育的情況——很多人喜歡用“忽然”兩個字——便阻慢了工程，有些甚至採用司法覆核等司法程序。就這些問題，特首，我未能看到你在哪一方面真正能夠解決問題，兼且到了最後一分鐘，你提到仍有阻礙，而這個阻礙亦可能會影響多方面，例如經濟、民生或市民生活質素等。特首，你具體上會怎樣做呢？

行政長官：如果人民的參與要透過司法程序，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是法治的地區，如果有人採用司法覆核的方法，便進行司法覆核吧。但是，工程的進行是合理的話，法庭也會容許我們繼續進行，對嗎？司法覆核並非一定會阻礙工程。

只要我們有信心，經過充分的諮詢，少數人的意見也聽過，我們在環保方面的工夫做得十足，文化保育方面亦照顧得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很相信在一個多元化社會中，也會聽到這些聲音；但對這些聲音，我們可以用大眾的力量來說服有關人士，亦不會容許這些聲音對共同公認應該要進行的工程構成阻礙的。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特首精明了很多，因為事實上，他更懂得做包裝，更能取得 *sound bites*，亦更有方法把對手推倒。不過，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報章寫得很清楚，特首，在你進行競選時，曾在 3 月 22 日應承香港市民會

有一個終極方案，是“玩鋪勁”的方案，當中有 3 項東西，有時間表和路線圖，是清楚地寫出來的。你剛才的話很正確，香港市民並非在今天才討論普選，而是由八十年代討論至現在，他們慣於看到政府以很多不同的理由來轉移目標。但是，香港市民在這十多年來，是非常清楚知道甚麼是普選的。

記者當時曾問你，在你“綠皮書”內的所謂終極方案中，是否應要把 3 個清楚的所謂普選方案，包括 2012 年的方案拿出來？最近，包括在政制事務委員會的討論中，政府有些“縮沙”的現象，說可能不是 3 個方案，而是一些糅合的方案。我想問清楚特首，你不要欺騙這個立法會的議員或所有市民，你在下星期推出的“綠皮書”內，是否清楚地有 3 個有路線圖、時間表，包括有市民懂得選擇的 2012 年普選方案？

行政長官：郭議員，我相信如果你繼續以這種態度處事，大家是難以商討事情的。你一直也說我欺騙市民和議員，如果我是這樣做，又怎能得到別人的支持，又怎能真正達致普選的目標呢？請問互信的基礎何在呢？

我們推出“綠皮書”時，一定會讓市民有多項的選擇。我的目標是能引導好的討論，讓各方的意見能表達出來，希望在我任內，能徹底地解決普選的問題，這是我最大的目標。我會衷心推出“綠皮書”，讓香港人有好的選擇，我不知道你說甚麼“縮沙”，我不知道你的字眼是甚麼意思，在我的同事中，從來沒有“縮沙”這回事。你的意思是否指我們遲一點才推出“綠皮書”？是不會的，我一定會準時推出，一定會讓市民有充分的選擇。

可是，你不要以那樣樂觀……那樣悲觀的態度來看這些事情，一定要進取地來看這個問題，否則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除非你不想有普選，除非你想維持一個“普選吵架”的議題，那麼你便可以繼續這樣做，郭議員。否則，如果你想要真正的普選，便要放下身段，多些笑容，（眾笑）多些聆聽別人的說話，少一點作人身攻擊，少一點使用語言暴力，我很相信以這樣的態度行事，目標便會更接近了。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想，我也要笑着地問他。（眾笑）

特首先生，我剛才的問題很清楚，大家看報道也能看到，你在 3 月 22 日清楚說過會有 3 個普選方案，會有時間表，有路線圖。我剛才的問題是，你是否會如實地根據你當時的承諾，在可能會於下星期推出的“綠皮書”中提出 3 個普選方案，包括 2012 年的普選方案，讓市民選擇清楚？

我是帶着微笑的。（眾笑）

行政長官：我說的是 3 種不同的方案，我們一定要朝着這些方向走。在草擬整份“綠皮書”方面，我考慮讓香港人有所選擇，看看如何能把我們各方面意見匯集。對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會研究哪方面最具爭議性。對於每項具爭議性的問題，將會有數種處理方法，相信這是在討論中會提出來的事項。

“綠皮書”是會推出的，你不用等待那麼久，亦不用那麼緊張，很快便可以完成，因為我說將在暑期完成，我一定會在暑期進行這事。

主席：你已經提出了跟進提問，請坐下。

郭家麒議員：我笑着問他，他也不願意回答。

王國興議員：特首及你的團隊，我恭喜你們繼續為第三屆特區政府服務。

我想請問特首，關於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的立法問題。再過數個月，當立法會復會後，你便會前來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我想指出，就着工資保障運動現時的進展，只有 955 間公司參與政府這項運動。根據工聯會的調查，有八成的保安員和清潔工人的工資均低於有關水平。他們除了低工資外，工時也很長，一天差不多工作 12 小時。在這種情況下，我想請問特首，如果你前來發表施政報告的時候，工資保障運動又不彰，那麼你打算如何做呢？你在施政報告中會如何解說呢？你會不會“兩條腿走路”，即除了進行工資保障運動外，你還會展開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的立法準備呢？

行政長官：王議員，關於工資保障計劃這回事，我們已討論了很久。政府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在這事上，我們已有真正的路線圖及時間表，是已經訂下來。我們有兩年的檢討期，一年後進行中期檢討，這些我已答應了“嫻姐”，我們已談論過，我們是會跟着來做的。

我們所進行的工資保障運動，現時的成績未必一如你所說般那麼差。我覺得除了這九百多間公司外，還有其他工人的工資是否真的較現時市場工資低很多呢？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很相信到今年 10 月，在施政報告中是不能夠迴避這個問題，一定會討論這個問題，而中期檢討也正值這個時候，我們且看看屆時的情況如何。

但是，我對這事並不悲觀，因為我們已經有協議，如果這運動是成效不彰的話，我們便立法吧，對嗎？如果成效是良好的話，為何我們還要做立法的工夫呢？是沒有需要的，因為市場已產生了一種解決的方法。所以，在這事上，我們已有協議應該如何做，我會跟着我們的協議來做。

如果在中期檢討的時候，發現我們的運動是完全失效，那麼便積極一點，用剩餘的一年時間來做立法的前期準備工夫，對嗎？但是，如果成效良好的話，我們便可以再觀察多一些時間，我的看法便是這樣。

王國興議員：特首的回應很清晰。但是，我剛才詢問的問題是 — 如果特首聽得很清楚的話 — 目前有一個關鍵時間，便是 10 月，正正是政府原訂計劃的中期檢討時間，是中間的“中”，便是在這一刻。在這一刻，你又將要前來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所以，我想請問，因為你之前一定是要作出估計的，在 8 月、9 月的時候，你一定要作出估計，看看工資保障運動究竟是彰還是不彰。正如你所說，如果是不彰的話，便要立法。因此，我想進一步詢問特首，在 8 月、9 月，在你發表施政報告前，你會否就此作出一個準確而公正的評估呢？

行政長官：王國興，你不要這麼“奸賴”，（眾笑）一年便是一年，一年還要打八折、九折，我會在 10 月才開始進行中期檢討，但你卻要我 8 月、9 月便進行，這樣是不公道的。

你一定要給機會我們在 10 月進行，完成後我們是不會跑掉的。曾蔭權今年的施政報告是不能正面處理這些問題，因為我還沒有充分的資料，因為是在 10 月才進行中期檢討，完成檢討後便會再回來。我是跑不掉的，而且我每兩個月便會來立法會一次，數星期便出席一次答問會，屆時你也會緊抓着我不放的，對嗎？

所以，我很相信，我們會跟着我們所答應的和依照計劃來做這件事。到 10 月的時候，我們會進行這個中期檢討，在完成檢討後，我們便會向各位交代下一步的工作如何。我自己很希望社會方面、市場方面真的會找到解決的方法，而無須勞煩立法會。

主席：還有兩分多鐘便到下午 4 時 30 分。現在是最後一項提問。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政改的問題。其實，特首不應該迴避，他的確曾經說過“玩鋪勁”的，我當時亦曾考慮如何跟他“玩鋪勁”，現在也不知道如何跟從他，我想他教教我，究竟大家應怎樣做下去呢？

尤其是有關“綠皮書”，他剛才沒有回答一項十分重要的問題，那便是究竟他會否把 2012 年雙普選方案放入“綠皮書”內，清清楚楚地讓市民選擇？因為他也知道制訂“綠皮書”時，提出的問題是一個框框，很多時候，如果他不把問題放入框內，市民根本無從提供意見。特首會否很清楚地告訴市民，“綠皮書”內也會有 2012 年雙普選的方案，如果得到六成市民支持，他便會跟中央討論？我希望他教教我們如何與他一起“玩鋪勁”。

行政長官：所謂“玩鋪勁”的意思，我已經說過很多次，我所說的是“普選”，即不是中期方案，這便是我的意思。（眾笑）

第二，李卓人，我們要處理“綠皮書”，便不能迴避一件事，那便是我們如何普選——這便是路線圖，還有，何時普選——這便是時間表，我怎能迴避呢？況且，一定會有下次機會的日期，那便是 2012 年，還有之後的機會，行政長官每 5 年選舉一次，立法會每 4 年選舉一次，這些是不能迴避的事情。擬寫方面，便一定是由林瑞麟擬寫的了，（眾笑）他不會迴避這些問題的，我亦不會迴避，市民一定可以選擇。

李卓人議員：主席，如果市民可以選擇，我會感到十分開心，即 2012 年的普選……如果六成市民也選擇在 2012 年實行雙普選，特首接着如何落實市民這個十分強烈的訴求？因為我是十分有信心的，我相信特首亦對香港市民十分有信心。香港市民等候了很多年，希望落實雙普選，68 000 人出來遊行也是為了雙普選，以前 50 萬人出來遊行是為了 2007 年及 2008 年的雙普選，根本上市民對雙普選的訴求已經十分清楚，特首接下來會如何拿着市民的授權，向中央、向立法會爭取呢？

行政長官：其實，李卓人所說的是那數份政制發展報告，第一份和第二份報告說香港有 60% 的人希望盡快有普選，希望在 2012 年實行普選，這是每個人也知道的事，問題並不是普選日期的口號，而是如何普選，這才是最重要的。解決了如何普選的問題後，日期自然便會顯示出來。

如果你說要在 2012 年實行普選，立法會取消所有功能團體的議席 — 這是你的方案 — 那麼，你便要想一想，這會否得到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有半數的議員是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支持呢？這些問題是我們要處理的，換言之，你硬說我們在甚麼時候實行普選，那是沒有甚麼大意義的，對不起，最重要的意義是如何普選。說到進行普選的時間，只要能夠解決這件事，便會順理成章地得出日子了。

如果我們得出一個方案是全體公認可以做得到的，而那個方案又可以在 2012 年之前做得到，那麼，便在 2012 年實行普選。如果推出的方案，並不是大家公認做得到的，正如其他政團……自由黨提出方案認為不可以這樣做，認為應該逐步推行的時候，我們又要聽聽他們的意見，然後糅合出新的方案。

如果問香港市民，香港市民當然認為盡快落實普選便是最好，但有一點，如何能夠實際做得到呢？我們便要向香港市民解釋。就這個方案，他們是否喜歡呢？這個方案是這樣便可以達到普選，但未必可以爭取得到支持，因為要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並不是那麼容易的，當我們逐步向市民解釋時，我十分相信共識便會產生。

就這方面，我們記得要關注、聚焦來思考一件事，那便是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法，我們如何普選？如何能夠履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來達致一個普選的方法？我相信在這樣做之後，時間表便會浮現出來。立法會的選舉亦一樣，但問題更複雜，因為《基本法》沒有詳列它的選舉方式，現時坊間也是百花齊放的，要糅合出一個普選方案，挑戰性便更強。但是，我們亦要嘗試，也是要做的。

李卓人議員：主席，現在是否要交換球衣？（眾笑）特首說每次完結後要交換球衣的。

主席：這並不符合《議事規則》。（眾笑）多謝行政長官回答了我們 17 位議員的提問。

主席：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站立。

行政長官：多謝各位。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7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34 分休會。